

因为你，所有守候

都有了归途

作品
金陵雪

千锤百炼的心在遇到他那一刻土崩瓦解，
在最深的绝望里，遇见最美的惊喜。
你还怎敢说你不爱我！

都市暖贼代言人

金陵雪

揪爱之百味

待女性治愈系小说

《大爱晚成》

全新修订版新番外2篇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金陵雪
作品

因为你，所有守候
都有了归途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因为你，所有守候都有了归途 / 金陵雪著. —北京：
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4. 4
ISBN 978-7-5113-4579-0

I. ①因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81341号

因为你，所有守候都有了归途

著 者：金陵雪

出 版 人：方 鸣

责任编辑：月 姝

装帧设计：弘果文化传媒

排版制作：刘珍珍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印张：18.5 字数：265千字

印 刷：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4579-0

定 价：32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(010) 82068999 传 真：(010) 8206900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：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•
•
•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	第一章 / 相亲
015	第二章 / 天差地落，起承转合
028	第三章 / 卓开之花
040	第四章 / 先撩者贱
054	第五章 / 珍爱生命，远离薛葵
064	第六章 / 江东方的噩梦
084	第七章 / 求求你，带我离开这里
095	第八章 / 寂寞的海葵
107	第九章 / 你怎敢说我不爱我
121	第十章 / 要笑得无懈可击

137	第十一章 / 错失之憾
148	第十二章 / 被动还击
163	第十三章 / 大力神VS破冰者
177	第十四章 / 仗义每多屠狗辈
194	第十五章 / 负心多是读书人
203	第十六章 / 我已经被你打回原形
218	第十七章 / 安可！葵，安可！
233	第十八章 / 不卖笑，不求荣，不嫁你，终生不渝！
245	第十九章 / 这次来真的
257	第二十章 / 大爱晚成
274	番外一 / 租心
285	番外二 / 入园记



〔第一章〕

Chapter 1

相亲

如果相亲时遇到绝色。

“呸！”

张寒的回答向来言简意赅。她常说薛葵空长了个聪明脑袋，眼光太低，凡是五官齐整的男人，她都认为不错。

“醒醒，醒醒。”

叶澜澜更是一针见血。在研究所待了十年，久不见潘安，便觉但凡是个男人都是美的。薛葵想想也是，绝色还用得着相亲？

卓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：“小薛呀，我这个侄子长得不错，就是没什么文化。不瞒你说，大学没读完就出来做事了。”

大学肄业又如何？如果按照许达的逻辑——男方的学历一定要高于女方——那么她薛葵就得去骗个博士后回来做老公，还得赶在她读博之前：“没什么，只要聊得来——其实，我这个人挺肤浅的。”

她二十岁之后就知道，在人际交往中，适当地自嘲往往比吹捧来得有效。无论是在格陵大学的生物药理实验室，还是在格陵生物药理所，百试百灵。再加上妈妈时时耳提面命“胆大心细脸皮厚，手脚勤快嘴要甜”，薛葵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老

师的飞跃，一点儿不适应也没有。

卓红莉也确实属意她的绿色无公害，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一般，寡淡，却令人安心。她不喜欢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睥睨一切的青春眼神。薛葵刚来共享设备中心报到时，架副眼镜，素面朝天，提着电脑包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恭恭敬敬地挨个儿打招呼，嗓门不震人，但中气十足，同她在半年前饭局上见着的那个女博士一模一样。

那时，薛葵的导师孟文祥七十大寿，谢伊夫在外出差，无法分身，妻子卓红莉代为出席。孟文祥是生物药理领域的老专家，门生洋洋洒洒坐了十几桌，多数已经混得风生水起，带着徒孙来拜寿。孟文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先是拣了几个出挑的褒扬了一番，又讲起手上几个大项目，直夸许达和江东方两个是人才。

既是人才，自然就要有庸才做陪衬。这抱怨就源自于某人顺口带出来的一句：“记得江东方刚进实验室的时候，是薛葵带他。”

“别提她，一提她我就来气。白培养了这么多年，就业志向居然是管大仪。”

管大仪是管理大型仪器的简称，一般由硕士毕业生操作也就够了。精心培养了数年的博士居然要去管大仪，简直就是“用牛刀杀鸡”。不过，这抱怨相对前面的排场显得很微不足道，卓红莉也没放在心里。后来，弟子们轮番来敬酒，孟文祥也有了些醉意，指着领头一个对她说：“就这个——做了两年课题组长，现在告诉我想去你们所里管膜片钳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

他的语气真是有些发火，手底下好几个小老板，包括刚刚留校的许达，就陪着笑脸来圆场。

“女孩子嘛，没什么事业心——薛葵，还不快和孟老师喝一杯？”

薛葵身后还跟着一大堆面带青涩的女学生结伴来敬酒，独独她腰板直，站在最前面，就成了箭靶。许达劈手夺了她的酒杯，倒得满溢。江东方看不是事儿，想要站起来替她挡一挡，被许达一巴掌拍了回去：“实验能帮忙做，酒不能帮忙喝，你是师弟还是男朋友啊？”

全场皆笑倒。江东方面红耳赤，如同面前那杯红酒。孟文祥一晒，薛葵趁机就把酒敬上了，言简意赅：“孟老师，我敬您。”

她一仰脖，就干了。孟文祥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。后来，薛葵同众女生又挨个儿敬了一圈，才面不改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卓红莉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。谢伊夫是生物药理所的名誉所长，她管着共享仪器这一摊。孟文祥当着她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，不是没有深意。后来，薛葵的简历投到了所里，她二话没说，要了。

其实，工作了薛葵和她在饭局上看到的也不一样。在孟文祥实验室那边，她

仿佛一条活泼的鱼似的直摆尾；到了新的水域难免有点儿闷，但工作上她一点儿也不含糊，来了才一个多星期，正赶上一个教授的基金项目中期评估，学生玩儿了命地补实验，天天拖到晚上八九点还在测数据。她们共享中心完全可以强硬一点儿，晚六点准时关仪器，但薛葵毫无怨言，反过来安慰那个因为数据迟迟不出来而急得直挠墙的学生。

“这算什么？我当年测荧光值，几百支管子加过去，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，那比这更不稳定。”

“薛老师，您真夸张。”

“怎么，你挠墙不夸张，我泪流满面就夸张？”

“哎！我都博二了，再没文章咋毕业呀！”

“同学，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发文章这事儿，有惊，无险。我都能毕业，你也一定行。”

她总是这样温言软语地劝慰那些做实验的学生。有一次，卓红莉问她，为什么读了博士却想做技术员，她的回答倒是很爽快。

“我没多少想法，不适合搞科研，况且我以为这份工作只需要朝九晚五。”

虽然这样说，但她从不消极怠工。无论工作到多晚，早上都能准时出现在实验室，只是有时面色发青，或憔悴苍白。

后来熟了，卓红莉就问她，这样工作难道不怕没时间陪男朋友？

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
“没谈过？”

“嗯。”她回答卓红莉的时候，正在聚精会神地从培养皿里挑细胞，所以十分简短。

卓红莉有点儿替她可惜：“抓紧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妈常说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随缘吧。”说着，她把眼睛从显微镜上移开，冲卓红莉咧嘴一笑，“而且我这生活圈子太小了，很难认识什么人。我也不想找搞生物的，有点儿近亲结婚的意思。”

卓红莉心里就这么一动，突然觉得这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：“要不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？”

薛葵对于相亲充满好奇，丝毫不觉得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是多么可悲。相亲不就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吃一餐饭？吃完了，变路人、友人或恋人皆有可能。因为一次见面就结下滔天仇怨，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。

到了金碧辉西餐厅，领位员引她到窗边预订的座位，已经有个穿黑色T恤的男

子在那里坐定，她还不由得忐忑了一秒——以她的作息习惯，不可能迟到——卓正扬一抬眼，便把薛葵煞到了八九分。

其实有很多因素，一来灯光太柔和；二来她刚刚在实验里拿到了不错的数据；三来叶澜澜那个恶俗的潘安之喻，促使他长了一张让薛葵心潮澎湃的脸，连卓红莉先前的铺陈都没有削弱他一分一毫的风采。

即使他没刮胡子就出来了，嗯……另外T恤在相亲场合是正装吗？那她又何苦梳公主头、穿雪纺裙、配大胸花？

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薛葵别的本事不多，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这一眼看上去就是留给美女的货色，知道成不了，反而落落大方起来——卓主任真是抬爱，侄子有如此出色的皮囊，还怕找不到女朋友？

转念一想，貌似近年都流行中性美，他这种健康肤色和气质只怕市场有限。

卓正扬无须抬腕看时间就知道她根本就是踩着点出现的：“哪里，很准时。”

他不喜欢没有时间观念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一视同仁。作为卓开的老板，他总有求人的时候，但作为卓红安的儿子，谁也不敢让他等。他和展开自立门户三年有余，朋友越集越广，想要提携他的，想要被他提携的，个个被虐到没有脾气，从头学起守时礼节。

“是吗？看来我的表还挺准。”薛葵报以公式化的微笑，“我争取不迟到。等人很无聊。”

卓正扬没接话。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客套的说辞，但面对薛葵，他实在说不出“你很漂亮”。

她的胸针大红大绿，极其恶俗；雪纺只适合个头娇小或者骨骼灵秀的女孩子，她完全穿错；发型难免有装嫩的嫌疑；电脑包沉甸甸地放在一旁——种种不胜枚举。

他只有过辛媛一个女朋友，挑剔天性是家族遗传——他老爹卓红安离婚多年，没有找过其他女人。卓红莉，他的姑姑，也就是今天这场相亲的策划人，私底下这样对他说：“薛葵比你小四岁，刚刚二十七，端庄，温和，最难得的是家庭背景单纯，一直读书读上来，毕业后进所里做技术员，完全没有沾染社会上的污浊气息。她工作这段日子，我一直注意她，这姑娘老实本分又不失风趣。你太闷了，找个互补的正好。”

姑姑不是不知道他大学肄业，如今安排个女博士来相亲，不知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补偿心态。

“她学历高，又是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将来对你们孩子的教育有好处。这个女孩子，绝对比我之前介绍给你的都要清白优秀。”

他和辛媛一分手，姑姑就介绍了无数女孩子给他。想来卓红莉也算眼光毒辣，

否则当年不会力排众议下嫁鳏居的臭老九，如今风光无限的院士夫人送来这么一个滑稽的女博士，他反而没了脾气。

薛葵见他不说话，便知这如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，不待此招变老，须得变换话题了：“你点餐了吗？”

卓正扬摇摇头，隔着桌子把菜谱推到她面前。薛葵见他腕表黑沉笨重，其貌不扬，并不知是百达翡丽，心里嘀咕了一句“这表真旧”，随即按了点餐铃。

“我要招牌意面，你呢？”

“和她一样。”

双方都是怕点菜扭扭捏捏又有诸多要求的人，这下，够爽快。

直接进入话题显得唐突，须得虚晃一枪。正巧旁边一桌是年轻父母带着小女儿在吃饭，小姑娘长得粉嘟嘟的，穿了一件白色紧身衣，罩绿色无袖纱裙，显得胳膊一截截的，如同莲藕般白嫩。服务员续水时，不慎泼了上去，纱衣湿了半边。年轻的妈妈赶紧让女儿把纱裙脱下来，小姑娘在座位上扭来扭去，尖叫着不许她剥自己的衣裳，分贝惊人。

卓正扬也被叫声给吸引了过去，见薛葵亦望得出了神，但表情并无厌意。年轻父亲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，压低了声音无奈呵斥。经理拿条大毛巾赶了过来，对那小姑娘柔声道：“小朋友，叔叔带你和妈妈去员工换衣间，那里有吹风机，没有人会看见，好不好？”

小姑娘立刻安静下来，裹着毛巾，乖乖地跟着走了。薛葵释怀——越是小姑娘，越希望被当作淑女来对待，怎可当众除衫？想起自己还在相亲，于是主动开口：“卓先生做哪行？”

她并非天生喜欢热闹喧哗，也并非天生风趣幽默，只是扎在人堆里总自觉有义务暖场。如非必要，她并不喜欢和两个以上的人一起吃饭，因为太累。其他人在品尝美味，她的大脑却在疯狂运转，要找到两三个话题来填补空白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个中高手。

“改装车。”卓正扬的回答很简单。

“改装车？是不是翻斗、大卡、消防车、洒水车、救护车之类的特型车种？哦，还有十八轮重卡。”

卓正扬觉得有些意外。他凡是和外行说到自己的行业，十个有九个以为做的是赛车改装，接着还要问他是不是赛车手，又或者大谈F1，无数诡异的问题都问得出来。

“不错。”他终于露出了今晚的第一个表情——赞赏，“没想到你也懂。”

“我爸也做这行。”薛葵报以微笑，“所以知道一点。不过，也就这一点。”

她所言非虚。薛海光和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生了薛葵这个女儿，凡是有轮子的东西都不会骑，包括汽车，一坐上驾驶座就觉得没法平衡。

“令尊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薛海光。”

“没印象。”

认识才怪！只是替人打工而已。薛葵自觉暖场义务已尽：“今天天气挺好。预报说未来几周气温稳定，要到月中才会出现高温天气。”

不知为何，他有点儿厌烦她的笑容。姑姑说她是个亲切而风趣的人，但这笑容下面是多么明显的疏离。

“令尊在哪家公司？”这回变成他问她答了。

“姬水玉龙。”

姬水玉龙他知道，远星的重卡生产基地。沈玉龙本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，国企改革时捡了个大便宜，现在也算风生水起。

他在思索沈玉龙的时候，薛葵在想，得，这个话题又老了，那接下来谈什么呢？这人长得就是一副拒人于千里的模样，怎么可能主动挑起话头。况且她虽然口口声声说不找同行谈朋友，但也实在厌烦了外行在听说她是生物专业时，必问人类距离克隆人有多远。有思想的会问胚胎干细胞的医疗潜力，最近比较流行转基因食品到底会不会影响健康。

不过，如果他开口，她倒是很愿意浅显地讲一讲，附赠两三个小笑话，非常适合饭前开胃：“说到……倒是很有意思……”

但卓正扬已经心不在焉。

沈玉龙上次来格陵，通过辛媛和他见面，表示想发展卓开这边的业务，因为卓开这边的底盘价格比远星低——他已经不满足于做远星的下属工厂。

卓正扬虽然知道沈玉龙是何老一手提携的，不该撬他墙脚，但不免也有些心动。凭着展开的公关能力，卓开并不愁订单，只是同家里和银行借的钱就那么多，生产力跟不上。

如果和姬水玉龙合作，无疑是个双赢的格局。

但是辛媛现在已经投靠远星。沈玉龙毕竟没和他签订合同。卓开简直就像先天不足的婴儿，放在育儿箱里，又突然被断了电。

卓正扬不作声的时候表情极臭，这让薛葵更加如坐针毡——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冷场。冷场能把一个人的尴尬清清楚楚地摆到台面上，有碍观瞻。幸好金碧辉上菜极快，两份意面很快送了上来。

薛葵一直在节食，如非必要的应酬，晚上胃口控制得极小。又摊上这尴尬到死的局面，更是没有食欲。

她挫败地吃一口，停一会儿。而卓正扬的胃口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当展开来电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快吃完了。

当确定铃声是来自于卓正扬的电话时，薛葵如释重负又略感失望地放下了刀叉。

“远星发布了大力神系列车型。”展开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沉闷，“辛媛站在何祺华身边，十分风骚——看来转正不远。”

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局。

只是冷不丁听展开说出来，眼前风景，包括那个过分礼貌的女技术员，突然都变得冷漠而滑稽。

“底盘型号。”

“军用重型八乘八。按六乘六的价位计算成本。哼，要踩死卓开，何必如此大手笔。”

这是要以本伤人了，卓正扬突然觉得一阵恶心。当年将他和展开带入这行的就是何老；他们决定出来单打独斗，最支持的也是何老，若是他也不可信，这世上还可信谁？

“正扬，咱们去喝酒吧。”展开真不愧是天字号第一快活公子，瞬间已经卸下包袱，“你我挑女人的眼光虽然很糟，至少还晓得哪里有好酒可喝。”

卓正扬挂了电话。对面的薛葵也突然挺直背脊，如同一开始般公式化地微笑起来。

“很抱歉，有点儿急事……”

他还没说完，薛葵就十分体贴而诚恳地替他说下去了：“没关系。好的。”

“我要立刻赶去厂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——哈哈，只是我自认为长得不难看。”

她自嘲地快速说完，就按铃叫服务员，唇角始终保持一个弧度。卓正扬心事重重，没注意她的语带机锋，只注意到她面前的食物几乎没有动过。

“要叫服务员过来打包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正好供她明天中午边吃边回顾今天的相亲到底有多可笑。

与其说辛媛背叛了他，不如说辛媛背叛了卓开；与其说辛媛投靠了何老，不如说辛媛投靠了远星。而后者才是他愤怒的根源。但如果真是因此而怒，又正好应了辛媛离开时说的那句话——

“卓开——卓开专用汽车有限公司。卓开有我的名字吗？卓开和我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”她俏脸扭曲，双拳紧握，“卓正扬，是你欠我——你欠我十年，大力神的设计图就算分手礼物。拜拜。”

薛葵提着电脑包和餐盒，在金碧辉门口和卓正扬告别。

“谢谢你的晚餐。”当然不必说“很高兴认识你”。

“不客气。你去哪儿？”

“回宿舍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

这话客套过了头，薛葵立刻谢绝：“不同路。再见。”

于是就地分割清楚，一人转左，一人转右，均有一种解脱了的轻松。薛葵走出几十米，回过头去看卓正扬。他在人群里，越来越远，远到看不清楚。

没看中她，这是情理之中；有些黯然，倒是意料之外。

她继续走，一面走一面掏出电话来。

“妈妈。”

“哎哟，我的小葵！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那是相当地好呀。”

“真的呀？怎么个好法？”

“除了有点儿邋遢之外，整个人很沉稳，眼睛看起来很聪明。”

“男人邋遢是天性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吃完了？他没送你回家？”

“人家没看中你女儿我呀。说了不到十句话，就来了个救命急电，如今你女儿我正越走越离研究所越远呢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要过街去拿车，我不想和他同一个方向，很尴尬。”

“傻姑娘！别灰心，大不了我和你爸上公园逮个更好的回来！”

“那我宁愿近亲结婚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唉，算了。问爸爸好，你们要注意身体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薛葵挂上电话，又吐了一口气，把心中的郁结都驱散——这口气还没叹完呢，突然从身侧掠过一阵疾风，慢慢减速贴近的“飞车党”野蛮地伸出手，她的手机、电脑包，转眼就被抢走。

“喂！”

眼看得手，“飞车党”立刻加大马力，一溜烟地远去。上一秒她还是穿雪纺的淑女，现在却只剩一盒意面抓在手里，哭都哭不出来。

谢伊夫对妻子乱点鸳鸯谱的做法十分不满：“你也不想想红安他们家是什么个情况，怎么能随便给正扬介绍对象？！”

卓红莉年轻的时候是很爱对这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丈夫撒娇的，但是现在人老了，做不出肉麻的事情。而且谢伊夫是地位越高脾气越大，磨尽了她与生俱来的娇骄二气。

“怎么算是随便？！小薛人还不错。你要找门当户对的，放眼整个格陵市，有吗？”

谢伊夫冷哼了一声。卓红安虽然是他的大舅子，但他有股知识分子的清高，和政客素来两看两相厌。

“一个大学没毕业，一个是博士，这能有共同语言？”

“小薛为人随和，又风趣……”

“别找借口。”

“辛媛走了之后，正扬总是和展开混在一起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乱操心！”谢伊夫这下怒了，他一向是个刻板的人，听不得这些违反道德伦常的话。卓红莉嫁给他三十多年，从娇妻到老伴，但二十岁的差距始终没变，他一直都是父亲的姿态更多一些。

“家敏就快生了，你要是闲得没事干，干脆内退，回来带孩子。”

卓红莉正在给他冲人参茶，听了这话，一股怒气直冲头顶。

谢家敏是谢伊夫和前妻生的女儿，神神道道，猖介轻狂，三十多岁没结婚，一直在美国读书。年前突然回来，携个希腊老公，很明显是奉子成婚。谢伊夫还高兴得不得了，逢人就说家敏事业家庭双丰收。她只不过是给正扬介绍了个对象——正扬还是她卓家的人呢——谢伊夫就气成这样，根本就是借题发挥，气她当初没把家敏介绍给正扬。

卓红莉把茶送进书房，谢伊夫哼了一声让她出去，她一边带上门一边愤愤地想：也不想家敏比正扬大几岁！一个姑娘家，读那么多年的书！越读越呆！

仿佛知道妻子在想什么，谢伊夫的声音穿透房门：“红莉，别小看现在的女孩子。”

卓红莉气愤地又推门进去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么多年了，你几时看过老孟对其他学生的工作这么上心？真是得意门生，要么传承衣钵，要么远渡重洋，会去你那儿管大仪？”

她突然记起有一次所里午餐，薛葵似乎提到过有出国读书的打算——这小姑娘不会是扮猪吃老虎，就等着她介绍对象吧？

她越想越不对劲。单位里头知道她背景的人可不少。虽然薛葵是新人，但她那张小嘴够甜，难保没人会给她透露过两三分。话说回来，孟文祥那么多徒弟，单单这个薛葵的工作，是他亲自说项……

她不敢深想，掩上房门，立刻给侄子拨电话。

卓正扬和展开正在卓开的设计室里抽闷烟、喝闷酒，他没告诉展开自己今天晚上去相亲了，只说是去应酬了一下。

商场上这种饭局太多，展开也没追问。他一直都和卓正扬同喜同悲，现在卓正扬明显不高兴，他也就感同身受，低落无比。

他们两个在大院里一起长大，那些父亲级别高的男孩子玩官兵捉贼，总是强迫他和卓正扬做贼，然后不由分说把他们两个揍一顿。

太野蛮的生存法则，他差点儿就被打出了不正常。表面上沉默寡言的卓正扬并不打算逆来顺受，逮着个阅兵的机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和孩子王张鲲生打了一架。张鹏生吓得去搬救兵，几个警卫员合一起都拉不开，最后还是卓正扬摆出高姿态，主动放手。

两个人挂着彩又被父亲毒打，所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但自那以后，张鲲生再也不惹他们，转而去欺负其他新来的小孩子，大院里常常鬼哭狼嚎一片。

他不明白何以卓正扬会袖手旁观。

“他们得自己想办法。”

就这句话，展开对卓正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心想，这人着实够狠，有原则。

卓正扬也觉得展开够能忍。即使被揍成猪头样，也能笑嘻嘻的——他就没看到过展开和谁翻过脸。即使现在他们已经不混那个圈子，张鲲生还时不时会打电话给展开，问候一下。

他知道展开小时候曾经差点儿被张鲲生猥亵，所以不明白展开怎么还能对着这个人谈笑风生。

“柳湘莲还和薛蟠拜把子呢，何况张鲲生的确是个人物。”

所以他们两个真是从头到脚，由内而外，截然不同，性格上的互补让两个人成了死党，从小学到中学，到大学，形影不离。卓正扬辍学，展开也觉得读书没啥意思。但卓正扬要做车改这一块儿，展开最初是不知所措的——他学的不是这一块儿。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长处在哪里。

本来他在远星的公关部是如鱼得水，卓正扬在设计部也有远大前程，何老时时夸他们两个是左膀右臂，离了谁都不行。

但一个人如果对公司有举足轻重的影响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任何人都能被取代的公司才不可撼动，尤其是在他和卓正扬开始被老臣子排挤的时候，小时候被欺负的那种憋气感又回来了。何老本来是想保所有人周全，但卓正扬不喜欢这样的安排。同时，为了摆脱卓红安的势力范围，他们两个赤手空拳跑到格陵来创业。

辛媛会跟着来是他们没想到的。她不笑的时候，那一双丹凤眼也是个笑模样，不愧是远星之花。

辛媛倒追卓正扬一年多，卓正扬总是有点儿淡淡的。展开知道，他不是不喜欢辛媛，就是这性格要人命。辛媛倒是一直不离不弃。他们两个离开远星，本没打算带着她——女孩子哪里受得了这种艰辛？但辛媛就是有本事追到格陵去，展开和卓正扬在汽车工业园里为了土地增值税焦头烂额，辛媛仙女似的从天而降。

“正扬，我来了，中午想吃什么？”

那时候，他以为卓正扬一定是以结婚收场，卓正扬也是这样想——如果辛媛没有带走卓开的设计图，如果辛媛只是受不了创业的艰苦，如果辛媛只是回到远星工作，就算他们都知道辛媛曾经做过何老的情人，他依然会和辛媛结婚。

爱情对他来说远远不如卓开重要。正如现在，他想的是新开的两条生产线怎么办。

“我想办法找沈玉龙。”展开这样说，“即使找不到他，我们还有几张订单在手上，卓开的损失不会太大。”

“只怕你找不到。”卓正扬心想，很明显，沈玉龙就是个烟幕弹。卓开没有远星的实力，没赶在远星发布之前把大力神十八轮重卡生产出来，只好甘拜下风。

“这是你的设计，难道你就这样算了？”展开实在不明白卓正扬为何如此阔绰，将大力神的图纸作为分手礼物送给辛媛，“不甘心的难道只有我？”

卓正扬没接话，他的确不甘心自己的心血被打上远星的印记，但若非如此，辛媛不会罢休。他不知道如何了解女人。

就在这时，卓红莉的电话来了：“正扬，你在哪儿？”

卓正扬清了清嗓子——让姑姑知道他在抽烟可不得了——“厂里。”

“怎么又加班？你该不会忘记去金碧辉吃饭吧？”

“去过了。不过厂里有点事儿，没吃完就赶回来了。”

拿这么烂的借口搪塞，显然是没看上。卓红莉一颗心终于放下：“没关系！正好，正扬，姑姑也是急了点，那小姑娘确实配不上你，你可别生姑姑的气。”

“没关系。哈哈，只是我自认为长得不难看。”

卓正扬突然想起薛葵最后说的那句话——原来她以为展开来电是救他于水火。他不由得生出点歉意：“的确是有急事，您替我向她解释一下。”

“行行行。”卓红莉满口答应，“你去工作吧，别把这事儿放心上了。”

连电话都没有留，可见一点儿戏都没有。她心满意足，直奔谢伊夫的书房，得意扬扬地宣布：“正扬没看上小薛。”

“意料中的事。你以后少做点媒，小姑娘我见过，绝不是表面上那么单纯。”谢伊夫道，“何况她的家庭背景你又不清楚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我以后防着她点儿还不行吗？”

薛葵哪晓得自己一觉起来，已被打入冷宫。

卓红莉决定像自己保证的那样，不再亲近薛葵。其实，作为中心主任，她主管基因点阵仪，离着膜片钳三个房间，如果不是薛葵够风趣有活力，她并不会天天往膜片钳室那边跑。

如今认定了薛葵有企图，那她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变成了别有用心，真是越看越厌烦。

比如今天在电梯口，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，明显就是为了错过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而伤心；等到了实验室，还没人来做实验，她就坐着发呆；等有人来做实验了，她又接连犯了几个错误。那个学生发了几句牢骚，卓红莉借机发难。

“小薛，我本来不想说你，但是你也太让人失望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卓主任，我……”薛葵本来想说“我这是被抢了接近两万的财物，心在滴血啊”，但卓红莉没有给她辩解的机会。

“我知道你昨天的相亲不太愉快，但那并不能成为消极怠工的借口！年轻人如果因为情感上的一些挫折就用工作撒气，大错特错！小薛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不要老想着投机取巧，不劳而获。”

这好像话里有话，薛葵模模糊糊地想着，不太确定卓主任到底指的是什么。反正高高在上的人总是翻手云覆手雨，和主管顶嘴是职场大忌，所以她全扛了。

“是的，主任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”

她不是没被偷过。博一的时候，钱包放在外套里，和同事一起去买午饭，回来的路上想心事，突觉口袋一轻，立刻回头，一个少年手里拿着折叠伞，怔怔的，不敢动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她反而来道歉，强行把少年的手从伞底拿出来，她的钱包还挂在一根长镊子上呢。失而复得。她追上同事，若无其事地继续走——开玩笑，钱也就算了，那里面